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 
第五十三回 跳寶局威鎮沙雁嶺 三月三齊赴鬆棚會

上回書說到武雲飛傷人命逃出北京城，來到塞北口外，住在沙雁嶺何家老店。伙計何小三說出西院的寶局，那是毀人的爐啊！武雲飛一時高興，叫何小三領著自己，往西裡院而來。進了月亮門兒，北邊是三合房，搭著大天棚。進院子的北屋，就是寶局。何小三一挑簾櫳，武雲飛跟著就進來了。喝！

裡邊圍著三層外三層的人哪！有坐著的、站著的、靠牆的、蹲著的。看那表情：舒眉展眼的、雙眉緊鎖的、長吁短歎的、頓足捶胸的，還有擠眉弄眼齜牙咧嘴的。真是千奇百怪，無所不有！當中長條的寶案子蒙著白布單，正中一個茶盤裡放著四四方方的銅寶盒兒，人群後邊還有登著大凳往裡探著看的。寶案子本家有五個人，一個掌櫃的，就是這淨街神孫利。他們幾個人每天輪流倒替，今兒個是孫利。還有四個伙計。您瞧，四個伙計每人把兩隻手都放到案子上，一共是四個人八隻手。唯有這淨街神孫利只把右手放在案子上，一共是九隻手。按人家寶局的意思，就是你來上這兒押寶來，九死都沒有一生。看起來寶局這個賭錢場實在虧心！

當然這個寶案子應當後面拿布搭起個篷兒來，寶官兒在這裡頭做寶。寶盒衝著自己胸前這面的是四方，這就是麼。衝著右手下垂手的就是二，對門的是三，末門的就是四。裡頭這寶籽兒成個紅月牙兒，這個牙衝哪邊就是幾，這個不能錯。這個幫寶的也不見得準是打開盒蓋摳這寶籽兒，底下有個機關，拿手指頭一動，這個寶籽兒在裡邊就得跟著動，這個寶官可不是做明寶。他在寶案後頭高凳上一坐，不怕你瞧出紅來。什麼叫瞧出紅來？就是他做的寶他知道是幾，您要押得注小，當然他不在乎。比方說，他要做的是四，您壓五千塊錢的四，他動心不動心哪？他只要一動心，在他渾身上下某一點上就有反映，這就是漏紅。有這麼一件事：據說有個好寶官，這些好押寶的跟了他好幾個，沒有發現他漏紅在什麼地方。最後發現了，他的後腦勺爭嘴窩兒當中有顆痣，痣上頭有根毛。您要是押的是大注，又押在他做的這個數上頭，他這根毛就動，一動就知道他動了心了，正押在他做的數上。那樣，這寶官就得賠，這叫漏紅。可了不得！這位寶官是大寶官，口袋裡做得了。把寶盒子掏出來往這兒一放，不動了，您隨便押。大傢伙兒『噯裡味噯』，注下得都特別大。您要押十兩銀子，您就得攔十一兩，那一兩是頭錢，您壓二十兩，就得攔二兩。一、二、三、四這是四門，隨便押。您如果說押大丁，一個賠三。一般的說都是兩門賭，押大拐就是三、四，押小拐就是一、二，押紅拐就是一、四，押黑拐就是三、二，押單穿就是一、三，押雙穿就是二、四，都是兩門兒賭，不見得准得輸，沒准兒的事。武爺瞧完了之後，那兒可喊：「押、押、押！」大傢伙兒下著注。武爺上來了：「眾位，我押一注。」「押哪兒？您哪！」武爺對這玩藝兒根本是外行，但是多少他也懂點兒，一伸手掏出五十兩銀子，再拿五兩做頭兒，一共是五十五兩。「我押大拐！」大拐就是三、四贏，一、二輸。人傢伙計一喊：「免子啦！」因為上頭注大，有五十兩銀子呢。有過來揭寶的，「啪！」這麼一擲寶，鏢兒一見響，真那麼巧，真「三」啦！武爺可就贏啦。五十兩銀子，當時兌過來。武雲飛一瞧，頭一寶押贏了，自己連本帶利往懷裡一揣，他想久賭無勝家啊。大傢伙兒一瞧武雲飛這個押寶的可邪興，頭一寶押贏了抹頭就走，不押第二寶。何小三還在院裡等著他呢。「怎麼樣武爺？」「嘿！我這頭一寶就押紅了。五十兩銀子，給你二兩！」武爺回到東院自己喝茶去了。到第二天這時候又來了，不用何小三帶著了。那兒正喊著：「押啦，押啦，開寶了——」武爺分人群進去：「眾位，我押一注。」五十五兩銀子往這兒一攔，「我押大拐。」一揭寶，又是三啦！武爺又贏了。跟著兌銀子，拿起就走。大傢伙兒一瞧這位可好呀，「黑臉賭！」馬上人家又接茬兒押了，武雲飛回到自己的房中喝茶。

到第三天上又來了。由打這天起，是每天到這時候准押一寶，正趕上都是三，您說多新鮮！一個多月武雲飛的錢可就贏了不少了，白花的銀子就一千多兩啦，把銀子攔在自己的房中。到了時候就來，還照樣押「大拐」，五十兩銀子。

這鐵算盤朱三可就琢磨上了。晚傍晌兒一收櫃，本來他們這個寶局每天除刨淨剩，也就是五六十兩銀子，叫武雲飛這一注就給弄走五十兩去，他們這四股兒分，甯說還有大爺何光五股兒，一個人就剩幾兩銀子了。朱三對哥幾個說：「嘿！我說哥兒幾個咱們得想點兒辦法。這武雲飛，武禿子一個多月贏了咱一千多兩銀子去，進門就押了，你看這事兒怎麼辦呢？咱們這寶官兒怎麼到這時候一定就做『三』呢？」朱三這麼一說，大傢伙兒就商量了。

朱三先說：「哎！要不這麼辦，咱們月亮門這裡，給它安個「眼」，這武禿一來，您就咳嗽一聲，咱們這屋裡頭趕快揭寶，該賠的賠，該摟的摟，等到下一寶絕不再做三，咱們改成二、四、一都可以。如果這寶咱們做的根本不是三，那咱們乾脆就等著他，外頭一咳嗽，他到這兒一押三，這寶他不是就輸了。咱們得設法把這筆錢贏回來。」大傢伙兒一聽鐵算盤朱三這手兒還真高。那麼誰去呢？這時鐵胳膊何四說：「這麼辦吧，我在外頭當個眼線吧。」

大家商量好了。

第二天，琢磨著武爺快來了，何老四就在月亮門這兒站上了。果然，吃完早飯沒什麼事兒了，武爺也喝足了茶，揣著銀子來了。到了月亮門兒，何老四就咳嗽一聲，這一咳嗽，屋裡頭這一寶正是三，馬上就揭了。注不齊就揭，該賠的賠，該摟的摟，下一寶不做三了。武爺等著下一寶做得了以後，分人群進來，「我押大拐。」五十五兩銀子往這兒一攔，一揭寶不是三，武爺扭頭就走，心說：我沒押紅，押黑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武雲飛又來了，剛一到月亮門，何四咳嗽一聲。他這麼一咳嗽，武雲飛沒感覺，自己挑簾兒進來，這寶做的根本不是三，因為人家一聽咳嗽就等著了。等武爺的注押上了一個揭寶，不是三了，武雲飛又押黑了，自己轉身出來了。第三天又來了……日復一日，每天五十兩，每天五十兩，一個多月，把銀子全部輸淨。銀子輸淨了，武雲飛恍然大悟。噢！看來這個毛病是在月亮門裡頭放上「眼」了，鐵胳膊何四一咳嗽我再進去，裡頭就變了。嘿！他們這開寶局的實在是損陰喪德！

武爺這麼一想：自己二十多歲正年輕，應該教訓教訓這幫賭徒，可自己沒帶著單刀，就把匕首刀放在靴子裡。吃完早飯喝點兒茶，由打東屋裡頭正喊呢：「押押押！開寶了！」這何四一瞧武雲飛來到，他剛要咳嗽，武雲飛一抬腿，把匕首就抽出來了，一伸左手，照著何四的胸口窩上「嘍！」就是一拳。然後一把把他給攔住了，一晃禿腦袋，目露凶光：「你咳嗽？你咳嗽我就捅了你！」這何四沒敢咳出來。「你給我滾到外頭去，你要一出聲兒我就穿你！」何四驚駭地由月亮門裡頭出去了。武雲飛晃著禿腦袋，臉子一耷拉，右手把刀掖在襖袖裡頭，來至在北屋，挑簾櫳進來道：「眾位等一等，寶還沒揭呢吧？」大傢伙兒一瞧，喲！禿武爺來了。忙說：「這兒等著您呢，哈哈！沒揭呢，沒揭呢！」掌櫃的淨街神孫利這麼一瞧，心說：何四怎麼在外頭沒咳嗽呀？這寶是幾可不知道呢！再看人家武雲飛進來了，瞧了瞧注都押下了。武雲飛站在天門這兒說：「我說孫掌櫃的。」「哎！武爺，您玩兒來了？」「啊，你們這寶局都賭什麼的？」孫利就知道這裡有事。忙道：「哎，武爺，金賭銀還，押什麼賠什麼。」「那好了，你等一等啊！」武雲飛一抬左腿，把這左腿就蹬在寶案子上了，一撩自己的褲腳兒，在大腿最厚的這地方，一伸左手「啪」這麼一抓肉，拿匕首刀就旋下一塊肉來，「嘩——」押寶的人們就知道，這叫「跳寶拉肉」。看起來武雲飛今兒個要跳寶！

不過人家寶局經常發生這種事情，可不在乎這個。血「嘩嘩」流出來，順著禿武爺的腦袋「滴滴嗒嗒」直冒汗，掂了掂這塊肉，說道：「這手頭沒多大准兒，也有四兩來肉吧。」啪！帶著血往天門上一拽，拿這把刀子「喇——」就剝上了。然後說：「我押三孤丁！」這回可不押「大拐」了。押「三孤丁」，開的就是「三」，就是說，你一個賠我仨。武雲飛怎麼想的？今天就押「三」了，看你這寶局敢不敢做「三」。如果這一寶不中，我下一寶接茬兒拉，把我武雲飛拉死為止，我也押「三孤丁」不押「大拐」！說真的，押寶的人有點含糊了，但人家淨街神孫利沒含糊。嗨！我開寶局要怕這個，那就甯乾了。

這做活兒的伙計可量了，嘴唇兒都發青了：「咱、咱、咱還藏寶嗎？！」孫利這麼一瞧，「哈哈，這算什麼？揭寶。喊！」「免——來三，不要二——，別來四——」啊？擲寶的過來一看寶，這寶正是「三」。武雲飛自己想了：反正押不上「三」我一

刀一拉，拉下來我就押「三」。沒想到這頭一寶進門闖「三」，就闖上了！武雲飛大笑：「哈哈，哎呀，想不到紅啦！

叫你們掌櫃的來，我拉你們掌櫃的三條肉。找戥子去，看看我這塊肉多重，差一錢一釐都不行！」大傢伙兒面面相覷，都看著淨街神孫利。孫利心想：叫做活的，該賠的賠，該摟的摟，賠的摟的全完了，就剩武爺這個「三」。

孫利正要派人把掌櫃的找來，鐵胳膊何四早到櫃房把坐地虎王強跟鐵算盤朱三都找來了。他們進門一看，瞧武雲飛正攥著攘子，腿上血直流，知道他拉肉跳寶了！王強強裝著笑臉地說道：「哈哈，眾位！沒什麼。武爺，好兄弟！你知道這寶局是我們的？」武雲飛一翻眼睛，上下看了看王強：「你不是坐地虎王強嗎？」「不錯！嘿嘿，咱們認識，熟人。」「好啊！你看見沒有？派人把戥子拿來，稱稱我大腿上這肉有多少？你們孫利說了，金賭銀還，我不要他的肉，他的肉不值錢，要你坐地虎王強的肉！照這樣你們大腿上給我拉下三條兒來，差一錢都不行！」「兄弟，你這是怎麼了？跟哥哥我怎麼鬧起小脾氣來了？不要緊，有什麼事？你先跟我到外頭來。」「到哪兒也是一樣，不給錢不成。我就住在這兒了，攘子也在這兒放著。」「兄弟，你別這樣！來呀，趕緊拿上好的刀傷藥去。」時間不大，伙計哆裡哆嗦，拿這麼一個小筐籠，裡頭滿滿當當的全是細白面兒的藥。王強說：「兄弟，您自己先上上藥。」武雲飛伸手這麼一摸，哎喲！武雲飛心說好損啊，碱面兒！

武雲飛伸手接過這碱面兒的筐籠來，笑呵呵地說道：「哈哈，這藥可是上好的刀創藥啊！」伸手就抓起一把來，這把碱面照著自己的傷口上就這麼一擦一搓，「嚓嚓」兩下，一把碱面兒全搓在傷口上了，殺得這傷口往外冒黃油兒！嘿喲！萬把鋼刀紮於肺腑，這個疼勁兒沒法說，「喇喇」地順禿腦門往下流汗，嘴唇兒發青，直哆嗦。但是武爺不含糊：「哈哈，好藥！好藥！」

跟著伸手又是一把，「嚓嚓」又是一搓，把筐籠往傷口一扣，拿這筐籠底雙手一壓，把那些押寶的、看熱鬧的嚇得目瞪口呆。武雲飛哈哈大笑。坐地虎王強一瞧，得了！一拍武雲飛的肩膀頭道：「口外算有你這麼一號了。來吧！點到就算有，划道兒當河走，咱們先上你那屋裡去吧。」「不行！哪兒去？王強你看，武大太爺我含糊沒有？」「武爺，有您這一號了。好樣的！沒含糊。」「那得了，賠我肉！」「來人哪，趕緊準備淨水。」甬說上碱面兒疼，就用這涼水一洗這碱面兒都夠嗆！武爺這汗「嘩嘩」地流著，身上都透了，但是，他沒「哎喲」出一聲來，這就是好樣的。把碱面全部洗淨，拿過上好的金創藥來，給武雲飛敷上，止疼，拿布條給他捆上包好了，讓武爺把大腿褲子擦下來，然後把腿放下。

這時王強又問了：「得了您說吧，我們哥兒四個都在這兒。你瞧！打算怎麼辦吧？」「王強，我姓武的沒含糊？」「沒含糊。」「哈！好了，這不是你說到這兒嗎？應我姓武的三條，少一條不成！」「那您說吧。」「好吧！第一條，你得記住了！我武雲飛由關南來到塞北，沙雁嶺舉目無親誰都不認識。沒有別的，寶局！姓武的乾兩天。」大傢伙兒一聽，得！要把這四位給趕跑。王強說：「武爺，您，您往下說。」「哈哈，如果你們弟兄四個人捨不得，行啊！咱們一條肉賠三條。把你王強的大腿肉拉下三條兒來，對上我的分量，姓武的塵土不沾！你看這好不好哇？如果這兩條你們都不能應，那對不起，憑本領，姓武的把你們這幫小子趕出沙雁嶺！」鐵胳膊何四臉色兒都變了：「姓武的！你有什麼能耐？剛才我不理你就是了。你這條件太苛刻，何四爺我要你的命！」他把刀都拿出來了，攥著刀墊步擰腰來到當院，喊：「姓武的你出來！」往外這麼一叫。看熱鬧的都跑到牆根兒了，誰也不敢動。武爺連匕首都不拿，一個箭步就躡出去了：「何四，你也敢論武嗎？」

「姓武的我要你的命！還告訴你，哥兒幾個沒兩下子也不敢在這兒開寶局！會個三絞毛兒、四門斗兒的，姓何的不在話下！哪兒走吧你！」往前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蹦起來就給武雲飛一刀。武雲飛微然上左一滑步，立右手一叨他的腕子，一托他的胳膊肘兒：「去你的吧！」「嘎叭！」這一下子把鐵胳膊何四的胳膊就給撇折了。雲飛往前一搶身，這麼一拽一抖他，「哎—喲—！」跟殺了豬的一樣，當時鐵胳膊何四就死過去了。坐地虎王強這麼一瞧：「來呀，趕緊把老四搭走！給我到後院兒把打手們叫來！」二十幾個打手每人一條檣木斧把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絹帕纏頭。過來之後，王強喊道：「給我打！」武雲飛一看，喝！真跟我動武的。二十多人往上這麼一擁，各自使斧把掄起來就砸，武雲飛微然這麼一撒歡兒，打得這二十幾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腦眼兒青腫，王八吃西瓜，滾得滾，爬得爬，一陣大亂！

正在這個時候，從正院兒角門過來人高聲喊：「別打了！」武雲飛抬頭這麼一看，打手們「呼啦啦」往外撤，托著腮幫子，架著胳膊的，蹲著、坐著、趴著、跪著、蹙著的，什麼樣兒都有。雲飛瞧這人，大高個兒，赤紅臉兒，連鬚絡腮的花白鬍子，花白小辮兒，新剃的頭，光頭沒戴帽子。身上穿著紗袍兒，腰裡係著涼帶兒，左手托著藥碟，右手在藥碟上頭捻著明目散，往自己嘴唇兒上頭一放，一個勁兒地吸。喝！何家店的大掌櫃何光何煥文，是誰叫來？正是何小三兒。何小三兒怕武雲飛吃虧，趕緊來到前頭報告了掌櫃的。何光何煥文這才來到這兒一瞧，二十多人打不過人家一個受傷的。一伸手拉住：「別打了。」大傢伙兒不打了。何光問：「王強啊，怎麼回事啊？」

「您要問是怎麼回事，武雲飛拉肉跳了寶！」「兄弟，來吧！一切事情朝我何光說。咱們這邊兒來！」帶著武雲飛來至在東院，到武雲飛的屋中挑簾籠進來，何小三兒把茶準備好，讓武雲飛坐這兒喝茶。「敷上藥了嗎？」何光關切地問。武雲飛點了點頭：「敷上了。」「噢。這買賣有我一份兒，但是我不拿本錢，我就拿胳膊錢兒，因為他們借我店裡的地方開的寶局。咱們不能說這個寶局日進門金，買賣確實還不錯。兄弟你有眼力，跳這塊寶還是可以的。你說吧！你說出來哥哥給你作主。」武雲飛一想：強龍難壓地頭蛇，真把他們打跑了，我武雲飛也乾不了。何光可是個人物，他既然來滿應滿許，那我也就得就坡下。便說：「大哥你也知道我武雲飛是關南人，來到塞北舉目無親，我誰也不認識，連個立腳之地都沒有。我衝著何大哥，這事兒算完了。」

但是，這個院兒幾間房得歸我，我好有個住的地方。何光何煥文點頭：「這沒關係！」「再有，我說不管您這寶局賠和賺，每天給我送過二十兩紋銀，就算完了。這二十兩銀子姓武的白不要。如果有人出來攪鬧寶局，從私面兒上來說，姓武的為寶局遮風擋雨。別的条件我沒有了。」何光何煥文：我給他幾間房不算什麼。但一樣，我們這五股分也就一人分個十幾兩銀子，他再要二十兩去，一個人也就落個七八兩銀子了。若不答應，我何煥文這麼大的人物，讓人家看不起呀！便道：「好吧！兄弟，咱們一言為定了。你好好養傷吧。何小三兒！」「噯！」「這個院子裡不准讓客人來，歸你武二爺一個人的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一切你好好照顧。你從現在起，就聽他一個人支使，武大爺讓你幹什麼，你就幹什麼。」通過這場事，何小三兒更佩服武雲飛了：姓武的兩眼一抹黑，來到塞北，每天要有人給二十兩銀子供奉，而且還給這麼幾間房住著，冬暖夏涼的，沒兩下子成嗎！

何煥文當天晚上在櫃房把朱三、王強這些人全叫來一商量。何老四的胳膊是折了，但是他讓先生給接上骨頭敷好藥後，也來了。何光把這事兒一提：「我可答應下來了，你們哥兒幾個認為不行，這錢我得拿。說真的，我姓何的在口外也算是個人物，我不能說了不算。」朱三說：「這也沒法子！這一來，打不成黃鼬鬧身臊，偷雞不成蝕把米，還不如天天讓他贏點兒，這到底是比那個少點啊！」大傢伙兒認啦！啞巴吃黃連，苦在心裡，每天給送去紋銀二十兩。一天二十兩，十天二百兩，一個月就六百兩，一年可就七千多兩啊！

白花的銀子，何小三兒給武雲飛騰出東房兩間是專門兒放銀子的，由何小三兒掌管。何小三兒這人還真不錯。武爺說：「我存這些錢沒用。小三兒，我每月給你一百兩銀子，你愛幹什麼幹什麼去。」「謝謝武大爺！」

武雲飛吃飽了沒事買了個鳥籠子，成天溜彎兒。到時候西院給送過二十兩來，何小三給收下。武雲飛不但拿錢買通了何小三，成天價武爺長，武爺短，怎麼使喚怎麼成。而且整個店裡的伙計連廚房的大師傅，都拿錢買通了，見著這禿爺就是鞠躬作揖，爺長爺短，見面就請安，您怎麼說怎麼是。說半夜裡頭四更天師傅都睡頭覺了，武爺有點餓，打算做點兒夜宵，一扒拉就起來，給武雲飛現炒菜現燙酒。嘿！可把鐵算盤朱三這些人給氣暈啦：「禿老武哎，你可真有出手兒的！你拿我們的錢買通了底下人，你倒成了爺爺。」喝！這朱三咬牙。最後，朱三想來想去想出個辦法。當天晚上，連何煥文都在內，把自己的想法一提：「您看怎麼樣？」何光何煥文搖了搖頭：「老三哪，咱們可都是抓土揚煙兒，外頭跑腿兒的。人家姓武的由打關南來到關北，舉目無親，混到這份兒上不容易！首先說這是條漢子，何況又為咱們何家店這寶局遮風擋雨呢？你要這麼樣兒一暗算，暗算成了還好，暗算不成好像對不

起朋友，將來誰都不敢沾咱們了。」「哥哥哎，一天二十兩白花銀子全給他啦。不瞞您說，我心疼！成不成咱們也得來一下子。」後來大家伙兒決定了：「既然老三你這麼說，乾脆你辦一下咱們瞧瞧吧。」「好吧。」

當天晚上，朱三拿著二十兩銀子來到東院：「武爺，這是今天的二十兩銀子給您。」雲飛喊：「小三兒呀，把銀子收起來。」朱三心說：何小三兒，你吃大爺喝大爺的，你跟大爺是本家，到現在你到成了武雲飛的人了，嘿！真有點兒意思。「您吃飯了吧？」「老三，我吃飯了。」朱三長歎了一口氣：「唉，您看，我給您這錢哪，說真的，咱這買賣也快乾不了啦。」「嗯？怎麼回事？為什麼乾不了？」「您知道，咱們這鎮為什麼叫沙雁嶺？跟您提過，正北五十里地那片大山就叫沙雁嶺，所以咱們這鎮名也叫沙雁嶺。沙雁嶺山上有三家寨主，大寨主姓焦名字叫焦亮，有個名號叫獨角鬼。二寨主名字叫達拉森，掌中一條熟銅棍，棍沉力猛，武術高強。三寨主叫孤獨也罕，掌中一隻八稜紫金倭瓜錘，錘也沉、力也大，確實了不得！他們手下的嘍囉兵有四五百人，就在沙雁嶺打家劫舍、殺生害命。說真的，這是咱們沙雁嶺本地的一害，任何人也惹不起！武爺，您在這兒每天掛錢兒拿二十兩銀子，這麼長的時間了，人家沙雁嶺知道了，今天白天大寨主獨角鬼焦亮派三寨主孤獨也罕來了，帶著幾個兵丁到櫃房一坐，我們掌櫃的何煥文這麼一交待，人家也說得好：「關南的人到這兒每天能拿二十兩銀子掛錢兒，難道我們沙雁嶺就不能拿上嗎？你們既然有錢給他，就應當有錢給我們沙雁嶺。沙雁嶺不跟你們多要，每天你們給送三十兩銀子。願意，那咱們沒得說，關係繼續保持；不是這麼著，沒別的，這寶局給我關張！」掌櫃的說了很多的好話，請人家吃了飯送走了。掌櫃的發愁啊！武爺您也知道，咱們這買賣一天能進五六兩紋銀，刨去給您二十兩，我們哥兒幾個一人弄幾兩。如果沙雁嶺再分了一份兒去，乾脆咱們就弄不著錢了。弄不著錢，我們哥兒幾個白受累呀！您說這怎麼辦呢？我們也得養家呀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得吃飯呀。掌櫃的實在沒轍了，才讓我找您，跟您商量商量，您得給想個辦法。」叫首龍武雲飛一聽，哼！這是你鐵算盤朱三的壞！拿這沙雁嶺壓著我，我要一含糊，我這二十兩銀子就不能要了。沒那事！我能不要嗎？聽完了一笑：「哈哈，好！沙雁嶺真是找那邪兒啊！買賣不能關。我記得我武雲飛當初跟你們說過一句話，不能白拿你們這二十兩紋銀，要為你們遮風擋雨。既然沙雁嶺出了這事，那得瞧我的。」「武爺您打算怎麼辦？」「明天憑著我掌中一口刀、十二隻鐵蓮子趕奔沙雁嶺，我把這些寨主全都宰了，給你們地方消去一患，好不好？」

「武爺那真謝謝您！」「還是的。朱三哪，如果我武雲飛要是能力不夠，叫沙雁嶺的寨主把我宰嘍，你不也一天省二十兩銀子嗎？」朱三心說：這禿子，一句話他都不吃！只聽武雲飛又說道：「哈哈！朱三哪，你一壓屁股，我就知道你拉什麼屎！甭跟我武雲飛使這個。」「不！武爺，確實是這麼回事。明天這麼辦，我們跟您一塊兒去，您看好不好？」朱三鼓著腮幫子，跟真事兒一樣。武雲飛一擺手：「用不著。」其實，朱三用的是反間計、激將法。

「我們大伙兒給您搖旗吶喊助威，您看好不好？」武雲飛擺手：「不用！」

第二天吃完早飯，武雲飛收拾利索，把自己的厚背雁翎刀帶好了，十二隻鐵蓮子放在皮囊之中，由打店裡出來。鐵算盤朱三從櫃房裡蹦出來：「怎麼著武爺？您去那兒啊？」「啊，去啦！朱三，聽信兒吧。姓武的到了那兒有了好信兒，我就把他們制死；有了歹信兒，從今兒個起，這二十兩銀子就沒人跟你們要了。」「武爺您別說這個，您說這個再去就不大好了。好像我們從中有什麼詭計似的，我們確實沒有。」「甭管了！」武雲飛從鎮甸出來一直往北，越走山越多，山嶺重重，大片的樹林呈現在眼前。又走了一程，來到沙雁嶺的山口。「唧唧」一陣鑼響，出來十名兵丁，卒巾號坎，打裹腿，綉帕纏頭，每人掌中一口刀。「呔！幹什麼的？」武雲飛到這兒衝著兵丁一擺手：「你們都是沙雁嶺的嘍兵吧？我姓武叫武雲飛，有個外號叫叫首龍。聽說你們沙雁嶺有幾家寨主為非作歹，胡做亂行。沒別的，姓武的今天要宰你們這幾家寨主！你給我通稟一聲。」「你候著！」兵丁順著山首往裡走。武雲飛為什麼不提何家店你們要錢，我也要錢的事情？要是那樣，人家說我們沒有，打不起來了。明明是朱三說瞎話嘛，激我上這兒來的。我要一問那個，我呀，沒吃過豆面兒，沒長過豆蟲兒。我根本不問，我就是宰你們來了！

時間不大，山裡頭鑼聲響了，「呼啦啦」往外撞出嘍兵不下一百名，雁排翅。為首者一家大寨主，正是獨角鬼焦亮。這傢伙是個大個兒，一身青絹帕纏頭，腦門子上真有一個大肉包，跟犄角一樣，要不他怎麼叫獨角鬼呢！

黑紫黑紫的一張臉，黃眉毛似有如無，一雙怪日圓翻，金睛疊抱，大獅子鼻翻鼻孔，鼻須出來都有一個手指頭長，大嘴岔兒，一嘴七顛八倒的大板兒牙，薄片子耳朵，青黃鬍子茬兒。喝！手裡頭攥著一口刀，往這兒一站：「呔！什麼人？竟敢來到我沙雁嶺撒野！認識你家大寨主獨角鬼焦亮嗎？」武雲飛一陣大笑：「焦亮啊，你在沙雁嶺打家劫舍，胡作非為，今天害這個明天害那個，姓武的就是宰你！」「好小子！」獨角鬼焦亮往前這麼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舉起厚背刀來蓋頂就剝！就在這時，只聽「噲唧唧」，又是一棒鑼響，好嘛！兩家寨主，二寨主達拉森攥著熟銅棍，後邊一個人舉著八稜紫金倭瓜錘，帶著兵丁也下來了。武雲飛可就一個人啊！

這個時候，拉達森攥著熟銅棍過來了：「哥哥，閃過一旁待我來！」

武爺跟焦亮這兒正動著手，焦亮一抬頭看到二弟來了，便跨步閃身躲了過去。

武雲飛是山東五老中大爺醉仙翁於庭於子玉的真傳，好功夫！要比獨角鬼焦亮他們強得多。說著話達拉森過來了，舉熟銅棍蓋著武雲飛的頂梁就砸，獨角鬼焦亮刀奔胸前一紮，後頭棍又到了。武雲飛上左滑步跟右步，拿刀背往前一掛，順步就載，焦亮往後一撤步，雲飛刀走纏頭裏腦，斜肩帶背，奔達拉森腰眼兒上便砍，達拉森往後一撤身，兩個人兩調角兒把武雲飛圍上了。

一口刀、一條大棍，棍沉力猛，碰到哪兒都骨斷筋折呀！武雲飛施展縮、小、綿、軟、巧的功夫，力敵兩家寨主。武雲飛心想：嘿！倆打一個，那可對不起！往前一趕步蹦起來，給獨角鬼焦亮一刀，焦亮往後一撤步，武雲飛就這麼一閃身，刀交左手，拿刀尖子照著達拉森肋窩子上一紮，上右前一斜身，探囊中，就把這鐵蓮子捏出倆來。什麼叫鐵蓮子？乾脆說就是鴨蛋圓兒的跟蛋兒那麼大，純鋼打制，上頭沒有刺兒，圓的鋼蛋兒。兩粒鐵蓮子扣在自己食中二指下，上右一斜身，右手刀尖一點達拉森，右手一扣腕子，就奔焦亮的面門子。喇！兩點寒星一閃，就到了。獨角鬼焦亮打算躲，躲不了啦！「哎呀！」「撲！」兩粒鐵蓮子正打在焦亮的眼珠子裡頭，叫「金鳳奪窩」。鐵蓮子進去了，眼珠兒出來了。「噠楞楞」，撒手扔刀，往後「咕通！」一躺。

武雲飛蹦過去舉刀就剝，惦著把焦亮給剝死。達拉森一瞧，「哇呀呀——」

怪叫如雷，舉起熟銅棍邁著大步蹦過來，照著武雲飛的後腦海就砸下來了。

雲飛心說：你這條熟銅棍多大分量啊！就往旁邊一閃身，沒紮焦亮。但這熟銅棍下來正砸在焦亮的前胸，「啪嚓！」胸骨全都給砸折了，七竅噴血，轉眼之間，獨角鬼焦亮絕氣身死！達拉森這氣呀，這棍子這麼大勁沒砸上武雲飛倒把我哥哥砸死了。武雲飛抹腰一轉身，跟旋風一樣，刀就到了，達拉森一看刀奔自己的雙腿來了，腳尖兒一點地往起一躍，武雲飛的刀空了。跟著一反身，刀又回來了，耳輪中就聽「咔嚓！」把達拉森的兩條腿都給砍折了。達拉森往後一仰身躺下了，武雲飛捧著刀就紮，「撲哧！」一刀把達拉森給紮死了。孤獨也罕一瞧，「哎呀——」邁大步往前來，涮起八稜紫金倭瓜錘照著武雲飛的腦瓜頂兒就砸。武雲飛一調臉，伸左手一搭他的錘桿兒，右手的刀就到了。「喇！」斜肩帶背，雲飛想著要把孤獨也罕也制死。但云飛又一想：不能！留著他，回去好跟朱三算帳。武雲飛抹腰一腳把孤獨也罕就踹了一溜滾，飛身形過來，腳下一用勁兒，「你動？」刀尖對準他脖子上一支。「噢！好漢饒命！饒命！」「你叫孤獨也罕哪？」「不錯。」「我饒了你，你依然在沙雁嶺當寨主。要打算斷道劫財，你離開沙雁嶺遠著點兒，兔子不吃窩邊草！你不准在山前殺人斷道，行不行？」「我絕對聽您的！」

「好了。我住在山前的沙雁嶺鎮，我姓武叫武雲飛。我住何家店，你每天派人給我送三十兩紋銀到何家店來，你這山就乾下去。不然的話我宰你！」「錢，咱們沙雁嶺有的是，您要多少給多少。您一天要三十兩我就給三十兩，您別把我殺了！」「好吧。」武雲飛一抬腿，孤獨也罕起來了。叫人把獨角鬼焦亮跟達拉森給埋了。本來他們三人就不合，孤獨也罕有個好朋友叫黃蜂鬼燕凱，他總想著把燕凱給介紹到沙雁嶺來，就是焦亮跟達拉森不乾。現在武雲飛把這兩個人一宰，孤獨也罕當了大寨主，他本身有權了，誰也管不著了，結果就把好朋友黃蜂鬼燕凱叫到沙雁嶺當二寨主來了。

武雲飛把一切事情辦完回來了，朱三他們這些人都在櫃房呢。武雲飛進來道：「啊，哈哈！眾位，幸不辱命，我把大寨主二寨主全給宰了。」朱三這才知道，武爺真有能耐，看來不宰我們，還是對我們不錯。「我讓他們每天給咱們何家店，給我這兒送三十兩紋銀。你們的二十兩紋銀也不能取消！哪天他們沒送來，你告訴我，我找他去！」「哎喲武爺，這您放心得了。」

何煥文一聽心說：朱三你出的這是什麼主意？不但沒把他宰了，相反的他一天又多來三十兩。武雲飛回到自己的房中，把事情跟何小三兒一說：「沒有別的，小三兒，你就給我當先生，別的什麼都甭乾。你每天給我收這銀子，侍候我就得。」何小三兒說：「好吧您哪！」

就這樣，過了將近三年。三年以後，武雲飛才跟何煥文商量：「我這三年的銀子可是不少了，我打算在咱們草地沙雁嶺寨北一帶闖蕩闖蕩，三年五年的我不定准兒回來。我委派何小三兒給我收銀子，到了時候你們兩下裡給錢！」何煥文說：「這您放心武爺，錯不了！」武雲飛帶著單刀、鐵蓮子，就在塞北這麼一闖蕩。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流，轉眼間就二十多年哪！武雲飛大名鼎鼎，威鎮塞北！誰都知道叫首龍。武雲飛再回到何家店時，何光這些人都成了白鬍子老頭兒了，何小三歲數都不小了。這銀子可了不得啦！東房兩間都快盛不下了，還給呢。何小三兒把這帳一交待，武雲飛說：「明天你到沙雁嶺送信，告訴孤獨也罕別給了。」現在孤獨也罕收了仨徒弟，金咕都、銀咕都、鐵咕都，在沙雁嶺也發老財啦。」「再告訴何煥文、王強他們，這二十兩我也不要了。」武雲飛讓何小三兒往外盤銀子，真沒少盤，盤出半屋子來，給整個何家店的伙計們分完了。雲飛說：「何小三兒，你盤你們家去，買房子置地，該幹什麼幹什麼。」這何小三兒可發財了。剩下這屋子銀子交給了何煥文，並告訴他，南來的北往的只要是窮苦人困在咱們口外，到店裡尋錢，要三十兩給五十。咱們辦點好事！修橋補路，惜老憐貧，本地的貧苦人如果到了冬天過不去冬，咱們就給衣裳、給吃的。

說真的，這時候雲飛多大歲數了？不瞞您說，這裡頭有一點兒事。也就是當武雲飛學出能耐來那年是二十四歲，他師父於子玉回家，回家以後老頭兒又養活個閨女。這個閨女現在都二十六了。武雲飛在塞北的年頭可不少了。

關南給轉來信了，是由師父那兒來的。讓武爺回山東去，從山東還要上四川去。武雲飛不知道為什麼，又有些想家。我離開北京城三十多年了，難道還至於舊案重翻嗎？把這意思跟何煥文一提，何煥文說：「這不可能了。」雲飛點頭：「對！看來主要的還是那姓童的，他的朋友在鐵善寺殺死了沙雁嶺的二寨主燕凱，還有大寨主孤獨也罕和他的三個徒弟。現在沙雁嶺沒有人了，只是些二頭兒們在這兒當大王。這姓童的怎麼這麼凶啊？我也得訪訪他。」

何煥文說：「這件事沙雁嶺給我來信，說這姓童的是王府的教師爺。這府是皇上兒子的府，勢力大極了！」武雲飛說：「好吧。不管怎樣，我也得訪訪這姓童的。同時呢，我也確實有事。得了！哥哥你們幾個多受累，幫我看著這堆銀子，回來不回來的，反正由你們來支配了。」「好吧！兄弟，你走你的吧。」給武雲飛多準備了路費，把白銀又給他兌成了黃金，真沒少兌。武雲飛帶好了錢和單刀、鐵蓮子。在口外快三十年了，口外的風硬啊，把鬚鬚完全吹黑了，大蝴蝶似的。

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打居庸關進了關溝，順著關溝穿過去奔北京。這可不是一天，算計著日子好像要到年前能趕到北京，沒想到趕不到了，到了正月十五的燈節才來到北京。武雲飛先奔永定門，打聽自己的舅父、舅母，早死多年了，姐姐還在驢駒衛衙住。武雲飛一邊兒逛著燈，一邊往東四來到燈市口。武雲飛也在這兒逛逛。「嘩，」這麼一亂，他發現一個老太太帶著一個姑娘被皇孫所搶。他瞧這老太太怎麼著也像他的表姐，不過那個時候表姐才二十來歲，現在三十來年不見面兒了，怕認錯了。心說：可能這個姑娘是我的外甥女。武雲飛這麼一瞧，真有心亮刀過去，可無奈一節，北京大興縣，我有兩條人命，又越過獄呀！隆福寺月台以上我有一條人命，這樣，北京城有三條人命。舊案重翻，我不但救不了姐姐跟外甥女，相反的，我得把這條老命搭上。不管？骨肉之情，我就這麼一門子親戚了，難道說我眼睜睜看著外甥女兒叫人給搶走？！武爺有點兒為難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人群內「嗖」地一下蹦出人來，武雲飛一看，嗨！一副土打扮。武雲飛心說：我都不敢管，你一個鄉下人敢管？老百姓交頭接耳議論紛紛，這個說認得，那個說知道，武雲飛這才曉得此人就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。「噢！他就是童林。為了燕凱的死，孤獨也罕師徒四人的死，我來到北京，還想著訪訪他呢，沒想到童海川不避權貴！」只見童海川過來把惡奴全都給打跑了，把四位教師爺也給打傷，最後一聲喝姓道名，威震燈市口，驚走了阿哥弘濤。武雲飛心說：姓童的是朋友！敢情人家童海川辦事有始有終，把自己的姐姐和外甥女一塊兒送到驢駒衛衙的家門口。雲飛一看，這個門兒還不差，就是姐姐出閣的那地方，直到現在，自己還能彷彿認得出來。那麼姐姐家裡還有什麼人了呢？海川打這兒可就走了。

這娘兒倆剛到院裡頭，母女倆兒正掉淚，門口外頭輕輕叫門，可把這母女嚇壞了。「娘啊——」嚇得母女直哆嗦。武雲飛也知道，她們倆受驚了，便輕輕地喊：「姐姐，我是武雲飛呀！您還認得我嗎？姐姐您開門來吧！我是您兄弟。孩子，我是你舅舅！」老太太一聽，「喲！你舅舅來了。你有個秃舅舅，我不是跟你提過嗎？多年不見面兒，他打死人命了，你姥爺跟你姥姥不都告訴過你嗎？」娘兒兩個哆哆嗦嗦到門口。老太太問：「你是兄弟呀？」

「姐姐！」老英雄武雲飛把門關好了說：「咱們先到屋子裡去。」借著北屋的燈光一看，家裡頭仍是很窮。雲飛趴地下給姐姐磕頭，姐姐抱頭痛哭。「兄弟，我聽娘和爹說，你不是逛廟去打傷人命了，又聽說你越了獄了。這一晃都二十好幾年三十來年了，只當你街死街埋，路死路埋。老爹老娘臨死的時候還念叨你呢！真沒想到，你、你怎麼到現在又能回來呢？你可要加小心哪！」

老太太掉著眼淚，武雲飛也落著淚把自己的事情都說了。「因禍得福，遇難呈祥，我在口外有了立足之地了。這一次來到北京，就為看姐姐跟舅父舅母，這才知道二老早就死了。我惦著到姐姐這兒來，我走到燈市口了，發現這皇孫要搶外甥女兒，沒想到你們娘兒倆在這種危險下，人家童教師把你們的命給救了。」「是吧，舅舅，您快坐下吧。」「外甥女兒給舅舅預備臉水，擦臉漱口。」「姐姐，姐夫呢？」「嗨！打生下你外甥女來，到五歲，他就死了，所以全憑為姐的十指，給人家縫縫連連，洗洗涮涮才把他埋了。他家裡又沒有三親六故的，就剩下這麼一點兒骨血，爹娘也沒有了。我萬般無奈，湊合著活了這麼些年！」武雲飛說：「不要緊姐姐，我帶回錢來了，足夠你們娘兒倆吃這後半生的，連姑娘出閣都夠了。」武雲飛把包袱打開，把黃金拿出來擺在這兒，足有幾百兩。武雲飛拿點散碎銀兩讓姑娘到外頭買點兒元宵，一家子過團圓節。吃完了飯，娘兒幾個說話都說到天亮了，稍微休息。

早晨起來，武雲飛就出來了，把單刀、鐵蓮子都放在家。自己加著十二分的小心，來到雍親王府一打聽，海川這才接進去，二位到裡頭。海川才問他：「您有案吧？在我這兒犯不了案，請您說說吧。」武雲飛把自己的卷沿兒大氅帽摘下來，才看出是個大禿子，到現在武雲飛把自己威震沙雁嶺的事情從頭至尾敘說了一遍。最後說道：「童俠老爺，沒有別的，您救了我的外甥女，救了我的姐姐，我感恩不淺哪！」「哎喲！武老英雄，您太客氣了，這麼點兒事情算不了什麼。適逢恰巧！」「童俠客，在您的身上也可能是個小事，在我武雲飛看來，您不避權貴，頗有俠義之風。不然的話，您小小的年紀怎麼會成這麼大的名啊！我武雲飛給您道謝！我還有個不情之請。」「您說出來。」「我想跟你拜盟把兄弟，我高攀您這朋友。」「大哥，那我童林求之不得！」

哥兒倆真就在屋裡拜了把兄弟了。當然武爺歲數大為兄。海川說：「哥哥，既然咱們近了一層了，那麼姐姐那方面您告訴我，她們家裡頭有什麼困難沒有？我在北京城這兒還說得起。」「兄弟你放心！我從口外帶回不少黃金來，都給她們留下啦。打這兒到趙山東，我可能從山東還要上趙四川，將來咱們弟兄再見面。你給我拿五十兩銀子的路費。」「行啊！」海川馬上就拿了五十兩銀子路費，交給武雲飛。哥兒兩個真是灑淚分別。武雲飛告辭走了。

海川送走了兄長武雲飛之後，這才見王爺。行完禮了，王爺才問：「怎麼回事兒啊？」海川把武雲飛的事情都說了。「跟我交了朋友。我這哥哥去了山東，由山東奔四川。」王爺失望地說：「哎呀海川！這樣的人物你怎不給我介紹介紹？」「王爺，他有舊案，他不敢見您。」王爺點了點頭：「噢！海川你再瞧瞧這個，剛從宮門抄回來的底抄，大管家何吉抄回來的。皇上有個御批。」敢情王爺寫好了折子，參奏九貝勒爺和他的兒子的事，皇上看了。

皇上很惱，御批的大意是：九貝勒爺教子無方，其子弘濤竟敢在上元佳節與民同樂之時，擅搶良家婦女。九貝勒罰俸三年，在

府中思過三年。皇孫弘濤本應重責，念其年幼，在御書房管教。所有助紂為虐的教司一律發往雲南充軍不回。「海川你瞧瞧。」海川看完忙說：「哎呀，萬歲爺天資聰睿，洞察秋毫，一點兒也不袒護自己的兒子和孫子，真是一位明君哪！」「海川，這你就知道了吧。」爺兒倆這兒說著話準備吃飯，年羹堯來了，三個人說話吃飯。年羹堯說：「您上次跟我說的三月三亮鏢會，您可想著到時候給我請帖，我好告假，陪著爺您一塊兒去看。」「老年，你不去我還惦著讓你告假去一趟呢！這請帖你放心！我一定讓雙龍鏢局的給你補發一份兒。不瞞你說，你到那兒開開眼去，淨我說不成！」「是啊。」說著話，吃完了飯，年羹堯走了。沒想到不過半個月，大柵欄兒雙龍鏢局的請帖來了。這個請帖可發出不少去，王爺、海川這是爺兒倆，大管家何吉、二管家何春、再往下劉俊、司馬良、夏九齡、楊小香、楊小翠、洪玉耳、孔春芳、鐵羅漢吳成，一共十二張請帖，都下到雍親王府來。王爺一看這請東還十分講究，就是沒有年羹堯的。便對海川說：「海川哪！你看，這怎麼辦呢？」海川說：「不要緊！我馬上讓劉俊到大柵欄兒去一趟，讓我哥哥他們趕緊給大人補一份兒。」「一補就仁！他還帶著兩個管家呢。」「這我知道。」海川馬上叫劉俊趕緊到前門，又要了三份請柬來。

到了三月初二，早早地大家伙兒都歸置齊備，等年大人帶著年福、年祿到了，吃完了中午飯以後，王爺吩咐外面準備，他們爺兒幾個要走啦。徒弟們給海川提溜著子母雞爪鴛鴦鉞的包袱，海川腰裡頭圍著自己的落葉秋風掃。王爺換了一件便服，大人也穿的是便服。年福、年祿，何吉、何春也都穿的是便服。他們爺兒幾個一同打王府起身形，一路之上說說笑笑往南來。

出前門到了大柵欄兒的東口，剛一進鐵柵欄門兒往裡走，由打鏢局子裡頭「呼啦啦」出來人可不少。緊頭裡走的就是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跟北俠秋田秋佩雨，再往後西方俠於成他們，大家伙兒可就都來了。海川跟王爺一瞧：大部分都是這次下江南、兩次杭州播，又到八卦山的這些個賓朋。給頭頂太極、腳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王老俠去了請帖，但是王老俠直到今三月初二都沒來。大家想：可能就不來了。給雲南八卦山哥兒五個都寫了請帖。李昆、李太極把自己的四弟、五弟、七弟葬埋以後，自己在家裡頭閉門思過很難受，派人照顧玲瓏島，自己現在哪兒也不願意去。這一次請帖來了，李昆一想去了之後，面面相覷，多不好哇！但不去人也不大合適。這樣，就派自己的二弟胡庭胡元霸帶著八弟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，讓他們哥兒倆帶著幾個隨從人等，也來到了北京。西方俠於爺還喜愛田八爺這人，顯著特別的近乎。

田八爺對西方俠於成，那也確實是唯恭唯謹，特別的尊敬。

陸陸續續地三月初二以前，人們就全到了。西方俠於爺一抱拳：「王爺，哈哈！算計著貴賓今天就該來了。您看看，這些日子山南海北的、咱們江南所遇到的賓朋差不離都到了，就等著王爺您啦。」「哈哈！老俠客爺，這麼熱鬧的事兒，我怎麼能不來呀！」海川也過來跟大傢伙兒見面。大傢伙兒給王爺行禮。王爺招手：「老年，你過來我給你介紹介紹。」這樣王爺便把年大人介紹給西方俠於爺和大傢伙兒了，彼此見禮。於成高興地說：「哎喲喝！連年大人都來了，這一次真為咱們三月三亮鏢會增光助威！」當然，老俠侯振遠派二爺侯杰告訴徒弟，晚上可得留點兒神，因為王爺跟年大人都在這兒。等大家伙兒都進來鏢局之後，到了客廳，分賓主落座。黃燦、潘龍這些人也上來見過年大人，見過王爺，見過海川。大家喝茶。王爺知道年大人急於要知道亮鏢會的事，這才細問：「秋老俠，於老俠客，您還得跟我們說說，這三月三亮鏢會到底是怎麼回事兒？是每年一辦嗎？」北俠抱拳：「王爺，這個三月亮鏢會呀，是應該一年一辦。不過，人們都懶了，還因為有各種的事兒吧，也許三年，也許五年，也許十年八年，就不一定了。因為當初咱們有十三省總鏢頭，在江寧府設立鬆棚會，十三省有十三省的分會。這十三省總鏢頭是專保國家的糧餉，專做國家的御馬快。這個好像是跟您提過了。

自從神鏢將勝英勝子川這位老前輩死了以後，他的弟子黃三太再有能耐，也頂不起這攤兒來，結果十三省總鏢頭也就無形解散了，那麼，同行同業的要辦事怎麼辦哪？這就是每年十二家鏢局每一個值一年，十二年一換，為什麼說應該年年辦一次亮鏢會呢？年年辦一次，就是同行同業中有什麼事情，花了多少錢，到時候報報帳就成了。不見得年年都有徒弟們造得了花名冊，在鏢棚以內梅花圈上練練功夫，讓大傢伙兒都知道，將來有個失業什麼的，你不要我還要。後來呢，鏢主們越來越懶，就不怎麼辦了，三年五年的不辦一回。這一次不是不辦，也不是想辦，是非辦不可了。因為有同行同業的慫恿，要奪取十三省總鏢頭，這個失誤就在咱們雙龍鏢局。按理說他們這是兩號，金龍鏢局、飛龍鏢局，這兩號合成一號了。這個改字號就沒通知同行同業，人家抓住這一機會，就要奪取十三省總鏢局總鏢頭。這樣呢，人家各鏢局都得請來人，誰都惦著當這十三省總鏢頭。其實，誰當誰麻煩，勝三爺勝子川一輩子當十三省總鏢頭，那也夠麻煩的。」王爺點頭：「噢！原來是這樣。老年，你聽見沒有？」年大人點了點頭：「王爺，老俠們所說的，我都聽見了。」「好好好。眾位老前輩們談談武林軼事，我們聽著特別的新鮮！」

大家伙兒你一言、我一語，就這麼說起話來。這裡頭確實談出不少事兒來，尤其是這一次西勝鏢局勾結劍山蓬萊島奪取十三省總鏢頭。這有關朝廷大事呀！年羹堯說：「來這麼多高來高去的人物，到北京奪取十三省總鏢頭，沒有鏢行綠林的同業同道，說真的，他們會肆無忌憚的。」大人也知道這事兒很懸！直到第二天一清早起來，伺候王爺跟大人梳洗已畢，四位總管大人也都梳洗完了，於爺說：「咱們可該走啦。」外頭備好了馬，鏢師、伙計以及隨行人等。各種軍刀包袱完全都帶好了，多少匹馬都在大門外。化地無形隱逸俠甘雨甘鳳池、過海烏龍展大旺、神刀紅眉雙鄭奎鄭天雄、鐵戟將高林高無甫，左臂神刀炳南宮洪利、神行賽羅宣普妙、長眉羅漢鐵背禪師普照、望潭莊的二老陶潤陶少仙、陶榮陶少華，全來啦！英雄雲集北京城。小弟兄們也各自背著包袱，都往外來。甘虎早就好啦，一點兒毛病沒有了。他們跟傻叔叔於恒，吳成見著，這是最對勁兒的人，又說又笑。大家伙兒陪著王爺眾星捧月到了鏢局子門前，海川問張雄：「哪匹馬是王爺的？」張雄一指，海川過來拿鐙比了比腰際，認為王爺騎著合適，才對王爺說：「請爺上馬吧！」

王爺跟於老俠他們都抱拳：「僭越僭越啊，我先上馬啦！」「王爺您請吧。」

王爺上馬。把大人的馬拉過來，比比鐙也合適，請年大人上馬。再請四位總管家上馬。伙計小弟兄都在後面跟隨。黃燦、潘龍在後頭也上了馬。

由大柵欄兒出來往北，順著東河沿一直往東。「三月三，蟠桃宮」，據說這是王母娘娘的廟，而且後院還有一棵梭羅樹。總之三月三，北京城內蟠桃宮十分熱鬧，賣豌豆黃兒的特別多。哎呀！做買做賣，真是人煙稠密，擁擠不動。一溜一溜的大棚，綠女紅男，很多很多人都來逛蟠桃宮。他們爺兒這些人可沒心思逛這蟠桃宮，直接趕奔亮鏢會。這個亮鏢會的鏢棚也叫鬆棚會，坐落在蟠桃宮正門的對過兒，占地有幾十畝地。東西南北四個紮起來的大花牌樓，懸燈結綵，彩綢隨風飄擺，這裡最大的特點就是佈滿了鬆枝。為什麼叫鬆棚會呀？就跟這鬆枝兒有關係。四個牌樓周圍，都是大條的晃繩，拴馬的繩子，還有草筐籠。單有這麼一部分人管這個事，馬匹到這兒給人家摘了鞍墊嚼環，刷飲喂料，給喂好了。群雄陪著王爺、大人完全都下了馬，只有本鏢局安排的人把馬匹拉走。大家伙兒轉到西北角上才知道這一共是四個牌樓四個門。這四個門兒可不正，就分東北、西北、西南、東南。東邊單棚有一個大廚棚。這個廚棚可就大啦，有回教棚、有漢教棚、還有素菜棚。

因為有出家人，人家吃素菜，人家清真就吃清真的菜，這些早都計劃出來了。

王爺他們隨著西方俠於爺打東北角兒這門往裡走，看真了整個大棚。這個大棚搭起來很高。當中有天井，有氣眼。北京城三月的風，颳起來也刮不到那兒去，而且這個席棚也非常的厚實，風也進不來，下雨也能擋幾指雨，上頭完全都插滿了鬆枝。說真的，就鬆枝兒這筆錢可也不少呢！門口有值年的鏢旗，一共是兩桿，上垂手一桿藍緞子旗面兒一丈六、白蜈蚣走穗白火袋兒、白飄帶、葫蘆金頂、白纓子，上頭有字：「杭州雙龍鏢局南號」，底下一個「黃」字。下垂手就是雙龍鏢局北號一個「潘」字。大家一瞧，就知道這是值年的標旗。目前是雙龍鏢局南號值年，實際上合為一號了。

大家伙兒可就進來了。王爺進了亮鏢會的鬆棚，抬頭一看，四面席棚團團圍住了當中的梅花圈。什麼叫梅花圈呢？也就是用木板搭起來，木樁子栽下去的這麼一個練武的地方。方圍得夠十丈，四面有台階，周圍有護心欄杆，護心欄杆上也插滿了鬆枝兒，插

滿了鮮花，顯著非常的好看。因為是梅花形，所以叫梅花圈，就跟五個大花瓣攢在當中一樣。十丈見圓，正居中有個油燈在這兒懸著，如果白天完不了，晚上也可以點上燈，接茬兒練。一面兒三家鏢棚一共是十二家，每一座鏢棚也都不一樣。由打東北角西方俠於爺、南北二俠、侯鎮東俠跟著王爺、大人、海川往裡這麼一走，往西一拐，北面一拉溜兒三家。路北緊東頭把角兒這家就是黃燦，這是值年的鏢局，誰值年誰在這兒，雙龍鏢局南號，口面很大。靠東面有個樓梯，樓梯口這兒斜插著一口鏢旗，這桿鏢旗是一丈二尺長的桿兒，藍緞子旗面，白蜈蚣走穗兒，白飄帶兒，銀槍罩頂，白纓子上頭有字：「杭州雙龍鏢局南號」。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這兒有一把椅子，按理說，老俠侯振遠就應該在這椅子上坐著，這是侯振遠替徒弟辦事。但是侯老俠忙啊，不可能坐在這兒，所以這個椅子空著。

這口面很大，前頭有道欄杆，再往裡是一張一張的金漆八仙桌，擺著乾鮮果品、茶壺茶碗，單有茶房侍候著。後頭有不少的桌子，再往後還有個屏風，屏風後頭還有地方兒。因為爺兒幾個沒進來，不知道裡頭是幹什麼的。西方俠於爺就陪著王爺跟大人，由打雙龍鏢局南號這兒往西來，挨著雙龍鏢局的三間口面，也是一道護心欄杆，裡頭有桌椅板凳有屏風，屏風後頭可能坐著人。敢情刨出他們爺兒幾個剛來的外，人家都按部就班地早來了。在樓梯口這兒，也有一把椅子，上面坐著一位老鏢主，鼓上飛仙丁瑞龍。老頭花白剪子股兒的小辮，花白鬍子，兩道蠶眉斜飛入天蒼，一雙虎目閃閃奪神。在這鏢棚的正面兒裡頭桌後頭也坐著幾位，當中大高個兒，生鐵牛撲鹿，上垂手三爺鐵祿鐵木金，下垂手神行無影伍金堂，連鏢師帶伙計喝著茶，談談笑笑也是有這麼四五十口子人。其實，屏風後頭可有四位高人哪！談笑清居無極子老劍客尚道明、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，青雲長老寶鏡禪師，還有丟了點穴鏢的老爺海爺金元。人家都有軍刃，只有老爺海爺空著雙手來的。老四位正在這兒坐著，喝著茶談著話，由屏風擋著，往外瞧可以看得見，外邊往裡瞧什麼也看不見。鼓上飛仙丁瑞龍丁大爺站起來了，挨著排兒的給西方俠於爺、南北俠以及鎮東俠所有的群雄都見了禮，說了幾句寒暄話。於老俠說：「丁鏢主，您忙著，我們爺兒幾個往那邊看看。」海川也過來跟丁瑞龍見了面，跟鐵三爺他們大伙兒都拱拱手。

大家看著他們老幾位眾星捧月陪著王爺跟大人又往西來，這就是北面的三家。盡西頭路北的這家，也是三間口面的席棚，在這樓梯口這兒，斜插著一桿鏢旗，一丈二，白緞子旗面藍蜈蚣走穗兒，藍火燄、藍飄帶、銀槍罩頂，藍纓子上頭有字：「漢口利盛鏢局陸地仙狐上官倫、玉面小靈狐上官瑞」。

在欄杆裡頭桌子後頭，椅子上坐著不少的鏢師、伙計、以及外請的武林同行同道。大伙兒兒嗑著瓜子、喝著茶，談笑風生。這時見於爺領著一班人接踵而至，上官倫、上官瑞趕緊站起來了，給眾位老俠客爺見禮，西方俠於爺也寒暄一番。王爺好在認得他們，上官倫、上官瑞過來給王爺也行禮，王爺伸手相攬：「哎喲喝，兩位鏢主，你們都早來了啊！本爵我沒有很好地招待。

等咱們亮鏢會完了，本爵我置點兒酒席要請請你們哥兒幾個。」「王爺，怎麼敢叨擾您呢！這兒招待得挺好。我們一來到北京，所有一切花費我們大伙攤，每年或者三、五年都有這麼一次。」「好啊！忙著忙著。」於爺說了幾句話，大伙兒再往前走，可就調頭往南了，也就是西面的三家鏢棚的緊北頭這家。三間口面，欄杆裡頭桌子後頭坐著不少的鏢師、伙計以及一些外請的人。樓梯口兒這兒有三把椅子，坐著仨人，為首的這位赤紅臉兒，歲數大點兒，花白鬍子白的多黑的少了，穿著一身銀灰，繫著絨繩，腳底下福字履鞋，沒帶軍刃，這就是單鞭將邊老橋。二一位就是二爺金老壽，三一一位是三爺侯老佩。這是遠東鏢局關東三老。海川在後頭看得也很清楚。大伙兒兒跟三老致意，三老過來連王爺這些人都見了禮。好在這些人都是熟人，說了會兒話之後，大伙兒兒可就由打這兒往南來了。

走到西南的正當中，西方俠於爺可不走了：「王爺！大人！你們注意看看，只有這家鏢局最要緊。」五間口面後頭有二十四扇屏風，二十四扇屏風後頭有什麼看不見。前頭跟別的鏢局棚子也不一樣，都有桌椅板凳，這兒完全都是大方桌。大方桌與大方桌挨在一塊兒，搭起一個大高台來。這個大高台上頭都有棕團，沒有椅子，在正居中坐著一位老仙長，站起來身高得在七尺開外，雙肩抱攏，猿背蜂腰，身上穿銀灰色兒的綢子道袍，掐著右黃口，係水火絲絛，左搭絲絛扣，雙擺燈籠穗，肋下佩著寶劍，銀灰色的中衣兒，厚底兒的雲鞋，白襪子打護膝過了膝蓋。抬頭往臉上看，這麼大的年紀面如冠玉，又似三月桃花，紅中透粉，粉中透潤，一臉的寶色。兩道修眉雪霜白，壽毫多長，遮住了二目，眼皮兒耷拉著，看不見眼神。鼻如玉柱唇似丹霞，一對元寶耳，連鬢絡腮，一部白鬍鬚滿前胸。頂都謝沒了，挽發長冠，金簪別頂，拂塵插在背後，棕團上打座。他就是馳騁武林、叱咤風雲的劍山蓬萊島的首席軍師，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。